



## 还乡记 (三题)

□蔡旭

### 来到拔贡桥

电白林头坎头车村旁有一座清代石板桥,叫拔贡桥。这里的人都知道。

我是最近才知道的。我虽也算林头人,却是外地出生,几十年一直在外地生活。

收到友人寄来此桥的照片,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400公里外的故乡。

如今我就站在拔贡桥上,听路过的两位村民,讲拔贡与桥的遗事。

桥下是沙琅江的支流三叉河,流淌着我激动不已的思绪。

据说这条桥的前身是明代的木桥,连接着高州到电城的古驿道。

之所以叫拔贡桥,是因为那位拔贡参与了石桥的建造。

我知道,林头这一带只有一个拔贡,叫蔡灼荣,是同治癸酉年(1873年)由广东省试选拔上京的贡生。

我想起他在国子监秉烛攻读与挥毫,拔贡12年才选一次,相当不易。

想起他的四首《安南杂感》,他从光绪十年(1884年)起,随冯子才参赞营务,在越南抗击法军。

想起《茂名历代诗词选》中,有他戊戌年间(1898年)写的《悯时》长诗,那忧国忧民的心绪……

哦,这样说来,拔贡桥应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了。

面前这座15块条石铺起的15米长、1.6米宽、3米高的桥,铺下了拔贡以及乡民们的心愿,还有心血。

我在桥上及两岸来回走着。手机里拍下的是桥的史迹及我的留影,拍不下的是悠远的思念及深切的感恩。

这两位农友很高兴,他们看到有人对他们家乡如此喜爱。

只有我知道,这位拔贡,是我的高祖,我至亲至爱的祖先。

### 登上八角楼

林头有座八角楼,顾名思义,它是一座八只角的楼。

它以奇特的形象,成了广东独一无二的建筑。

作为碉楼,它主要用于防匪防贼。这就明白了,它是多么智慧的设计。

这座又名世德楼的高楼,它已125岁了,我才第一次登临。

我一层层登上四楼,眼界一层层升高,思绪也一层层开阔。

它别致之造型,独特之用料,精致之布局,确是先进技术引入乡村的先锋,西方建筑与东方文化结合的典范。

想当年,它是林头一带最高的所在,可把四围的山川原野及风吹草动尽收眼底。

哦,四周八角密布的枪眼,无死角地张着警惕的眼神。

各层各角的平台,全方位的瞭望,千钧一发时即可燃起狼烟。

宽敞的厅堂,可容纳众多乡亲来避难。甚至一楼还有水井,用于防火及应对不时之需。

思虑是如此缜密,设想是如此周到。

这时我站在楼上,如同跟着历史老人,阅尽一百多年的风云。

它寄托了原主人梁姓家族的使命与情怀,目击了林头乡亲的风雨与悲欢,作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,它参与了黎明前与黑暗的较量。

后来又成了公社及乡镇机关的所在地,带领乡亲们走过了由贫到富的历程。

意外的是,一楼的一角,曾是我的老友——一位乡委书记的单身宿舍。

如今,四周已簇拥着高楼大厦,但是四层的八角楼才是网红的打卡点。

我从八角楼走出来,回望它,好像在回望林头的百年巨变。

饱经沧桑的它,成了茂名市的重点文物,又是电白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这太合适了!既顺理成章,又名副其实。

是的,它有这样的资格,也有这样的义务。

### 探访古洋楼

电白小良有一座梁思成设计的洋楼,听说过的人很多,但见到过的人很少。

我也是其中一个。

当我站在小良里园村这座两层小楼面前,不禁连声赞叹。

也是砖墙瓦顶,却有欧陆气派。一楼门廊方形砖柱,二楼门廊圆形双柱。既大气壮观,又典雅别致。木板阁楼,方形天井,回廊环通,西添亭阁。好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。

此楼建于1929年,为梁诞初投资兴建。据说所用钢材、水泥和屏风门的花玻璃,都是远渡重洋运回的英国货。

竟让我自豪,在这偏远乡间,也有东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。

虽已陈旧破败,但当年的气势韵味仍在。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之手,更有艺术与纪念价值。

我知道,大名鼎鼎的梁思成参与了联合国大厦、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,但他的主要精力和更多贡献在于理论著作,很少设计民间私宅。

这就更令人意外了,怎么会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绘下了如此的佳构呢?

原来,梁诞初之子梁鹿余是著名画家,梁思成与他一来二往情投意合,又是同姓同宗,就成了深交知己。

于是,才给小良留下了这座精美的建筑,为世间留下了这段美妙的佳话。

站在这座已近百年的又古又洋的楼房面前,我百感交集。

是赞赏?是惊叹?是惋惜?是期待?

它曾有过那么堂皇的过去,也应有更加璀璨的未来。



## “荷锄”之交

□马海霞

出了正月,祖父便开始等一个人,这个人十里外的大胡子爷爷。旧时没有电话,本地朋友来访,写信或拍电报都不及自己一双腿快。

祖父知道大胡子爷爷每年农历二月,肯定来一趟,骑着他的小毛驴,扛着他的锄头,也不去家里,直接到地里找祖父。

农人上班就是到地里报到,大胡子爷爷在“上班”时间到地里找祖父,肯定一找一个准。两位老友见面后,寒暄的话也不多谈,大胡子爷爷把厚棉衣脱下来,找棵树挂上,甩开膀子便开始帮祖父锄地,两人一边锄地一边聊天。

祖父和大胡子爷爷是老友,两人年轻时都在地主家当长工,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做了主人,有了土地,便靠种地谋生。

两人一年你来我往走动一回,大胡子爷爷来帮祖父干一天农活,祖父再去帮他伺候一天田地。大胡子爷爷每次来都扛着自己家的锄头,他说,农具也和人一样,用久了,便有了默契,干活顺手。

锄累了,祖父便邀大胡子爷爷到田头的石屋里坐着休息,祖父用瓦罐取来一罐泉水,置于石头灶上,烧木柴煮茶待客。一碗茶下肚,两个人也歇得差不多了,再起身继续锄地。

待到中午,祖父从布兜里抓两把花生米、两根萝卜咸菜,一擦煎饼放石桌上,大胡子爷爷变戏法似的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壶老酒,一个纸包,纸包里包着几片熟猪头肉。吃食都是AA制,不分主客,谁也不用劝谁,两位老友,在石屋里自斟自饮,喝得畅快淋漓。

春耕时,地离家近的,主妇便送茶饭到地头,离得远的,便自己带饭。山地离家远,祖父都是自己带干粮,在地里,粗茶淡饭招待老友,老友也不会挑理儿,野外吃饭比不得家中,没有招待不周之说。

两位老友吃饱喝足,再坐着聊会儿,彻底休息过来了,便继续锄地。“锄”尚往来,选个天气好的日子,祖父让祖母煮两个咸鸡蛋,烙上两张葱油饼,包好了揣兜里,走着去大胡子爷爷地里帮忙。

幼时不理解,祖父和大胡子爷爷来回折腾啥呀,一来一往,和自己种自己地出的力气一样,还不如谁也不帮谁。

祖母说,哪能一样呀,自己干自己地里的活,还捞得着煮茶喝酒闲聊吗?

祖父和大胡子爷爷的锄地互助,其实是他们见面的一种方式。正月是农闲的时候,但过去家家都不富裕,穷怕亲戚富怕贼,正式走亲访友,来访者不提礼物进不去家门,被访者不做几个硬菜,便觉招待不周。实在朋友都心领神会,正月不访友。

出了正月,地里活儿多了起来,此时到地里帮朋友干活,不是特意登门拜访,便不必带礼品。春暖花开时,在野外吃饭,有春风作陪,春花作伴,老友对坐,粗茶淡饭也吃得一脸得意。

过去家家孩子多,房子少,住大杂院,根本没有单独空间安静说说话,客人感觉不自在,被访者家里其他人也感觉别扭。地里会友,就没有这样约束了,大自然空旷的会客厅免费使用,想说啥就说啥,喝高了,往地里一躺,也没人笑话。

旧时农村,农活全靠一双手,很少有人有闲情游山玩水,于是祖父和大胡子爷爷便想到了到地里见个面,聊聊天,还不耽误干地里活儿。

年龄越长,越羡慕祖父和大胡子爷爷的这种“土味”交往,他们了解彼此的生活条件,绕过了走访的礼节和面子工程,待到春风起荷锄去看你,两位旧时光里的老农,一手敬春天,一手敬土地,播种下最接地气的人间情义。